

生命的出走与回归

——读魏丽饶散文有感

□ 段国强

近来，接续读了丽饶的两本散文集，一本是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，一本是《醒梦》，说实话，这一读，顿时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肃然起敬起来。之前，对于散文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概念之中，相较于小说，读的不是很多，感受也不够深切。未曾想到，散文新秀魏丽饶的两部散文之作，让我重新感知了散文，悟道了散文，这一体裁骤然在我心中变得可亲、可敬、可爱起来，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与魅力。

如果说小说以虚构见长，诗歌以抒情为重，戏剧以情节取胜，那么，散文当以生活的真实为安身立命之本。阅读丽饶的散文，深感其与个体生命、生活的关联。她笔下的一切均来源于她的生活的真实经历与生命体验，通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自己的所经、所历、所见、所闻、所忆、所感。自我置身于文本之中，以一位亲历者、当事者、回忆者的身份娓娓道来，倾吐而出，生活的本真性与生命的本真性尽现笔端，跃然纸上。若将她的三部散文作品《净土》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《醒梦》排列在一起，约莫可见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轨迹。她的大部分散文均取材于她的故乡，麻糊村，一个蛰伏在太行山上的小山村，那是生养她的地方，那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早已镌刻进她的生命之中，成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生素材。不必说《净土》，即使是她的《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》和新近出版的《醒梦》，所有的篇什都与她的故土原乡、与她的生命根基血脉相连，她笔下的一切与她本人有最直接的关联性，作品的生命感特征异常明显，我想，这当属她散文作品最为动人的地方。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脚下这块土地爱的深切。丽饶在她的《锁住麻糊村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是从麻糊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孩子，体内流淌着这片大地里携带的汁液，我身体的经络定是与这里的水脉相承。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子，人走得越远，心离得越近。尽管总是将骨子里的性情隐藏起来，以不同的方式与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，但我知道，有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赤裸裸地展现着一个真我，那里冬如荒漠，夏似绿洲。回归此地，我能感受到婴儿般的喜悦和平。”显然，在丽饶身上，呈现出两种

生命进向，一方面身体的远离，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回归，而后者，则成为她生命的根基与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。

之于故乡，丽饶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认同？她坦言道：“在麻糊村面前，我这一生都是以跪拜的姿势存在着。跪拜赋予我生命的土地。跪拜我的祖辈和父母，跪拜守护我长大的乡邻，跪拜哺育我生长的庄稼草木，是这里的一切，赐予我的最初。”显而易见，丽饶是以一种感恩的姿态面向自己故乡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她感恩恩养她的土地，感恩滋养她文字的山川万物，如此这般感念与跪拜之情，称其为太行山的女儿并不为过。她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记忆与怀旧，不如说是一种回馈与感恩。她写生养她的父母，写童年的玩伴，写山上的草木，写河里的鱼鸭，写家乡那块黄土地上那些普通而又平凡的生命。她的笔下，每一人，每一事，每一景，每一物，都是那样心心念念，一往情深。虽虽、巧映、灵儿、三三、枝枝姐、产霞、铁卯、舒平、喂牛大爹、景库校长一个个曾经熟悉的身影都会在静夜中复活起来，历历在目，他们是那样地真切，是那样的活灵活现，是那样朴实善良，是那样的可亲可敬，她与他们叙旧、唠嗑，让他们活在她的文字中。因了一种真情，丽饶作品中普遍葆有一种温情而美好的色调。面对人越来越稀，村越来越空的历史现状，丽饶也会有感伤，也会涌出莫名的乡愁，与此同时，一种紧迫感与使命感袭上心头，她深知自己所能做的，就是用自己的笔记写下来，以此来保存记忆，抵抗遗忘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也是在为故乡存档，为不善言辞的乡民代言。当然，于她而言，写作也成为她纾解乡愁，了却心愿的最好方式。

尽管说丽饶的散文有着强烈的根土意识，故乡情结，时不时流露出对家乡的偏爱，如在《锁住麻糊村》她这样直言“我一直认为，麻糊村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。”在《太行山的雾》中，她这样写道：“城市的雾，确切地说大多时候是霾，像一个中年的梦，油腻，真实，进而中庸，既有对现实的不甘，又有对生活的不满。而山间的雾不同，她悠悠然升起，默默然隐去，自在于山间，不争日月、不惹星辉，从不见风生或水起，然

而她却滋养着世世代代山里人风生水起的日子。”需要指出的是，对于城市与乡村，丽饶在此并不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，当是一种真实的内心感受，或者说，只是一种修辞的表达。对故乡的认同，并不意味着对他乡的排斥。关于这一点，她以自己真实的人生履历给予了回答。从故乡到他乡，从北方到南方，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，她一步一步拓展着她的生活与生命的疆界。也就是说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沉溺于过往走不出去的单纯怀乡者，她决然有别于农耕时代“父母在不远游”的固守本土者，她开放达观，有自己的志向追求，有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渴求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，如她所言：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的过去，接受过去的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经营自己的未来。十多年来，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，昆山在我的心中是如此不可或缺，山西似酒，越陈越香；江苏似茶饭，一日不可无，只是我一直不肯承认罢了。如此直言不讳，撇开故土原乡情结，无论是早年的昆山还是现今居住地上海，都是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，只不过在生命辗转迁徙之中，酸甜苦辣，得失成败，恍然若梦，醒梦之后，依然执着前行。但也正是在这生命世界的不断拓展中，上天赐予了她更丰厚的生活阅历，更充沛的人生感受，更富足的创作素材，单就这方面而言，丽饶的人生无疑是富饶而奢侈的。她奢侈地拥有了乡村与城市，北方与南方，古老与现代，如此丰厚的生活矿藏，相信她的创作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。

最后，还是回到散文的本体上来。有道是，散文之美，美在真实，美在生情，美在随性，这也是中华性灵散文最可贵的品性。丽饶的散文除情真意浓外，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，这便是她往往会在日常、普通、凡俗之中，品味出生活的哲理来，思想生发理趣，她的散文间或闪现出智性的光泽，如她在《醒梦》的结尾处这样写道，“人生是现实与理想之间一场求而不得的挣扎和跋涉，岁月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盲盒，只有在拆开之后才能看到它的内容。”諸如此类，一定程度提升了她散文的品格，丰厚了她作品的意蕴。